

SHIJIEWENXUE
CONGKAN

世界文学丛刊

10

庭
院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世界文学丛刊

SHIJIWENXUECONGKAN · SHIJIWENXUECONGKAN · SHIJIWENXUECONGKAN

庭院

〔巴基斯坦〕哈·玛斯杜尔

杜立升译 李宗华校

责任编辑：罗肖樵

封面设计：何燕明

世界文学丛刊第十辑

庭 院

《世界文学》编辑部编

*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插页 214千字

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9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190·146 定价：0.85元

往事

1

冬天的夜晚来得特别早,而且是那样漫长和阴暗。这天,从傍晚起,乌云就布满了天空,象一口黑锅似的笼罩大地。天气冷极了!靠近窗子的电线杆上的路灯,在这漆黑的夜里静静地发出微光,象旷野闪烁着的鬼火,显得特别昏暗。小巷对面是一所高级中学。从那还没建好的教学楼旁的一片小树林里,传来了猫头鹰的笑声。俗话说,不怕猫头鹰叫,只怕猫头鹰笑。这不样的笑声,使本来阴森森的夜晚显得更加令人毛骨悚然。隔壁的大房间死一样的寂静。已听不到契米翻身的响声,她睡着了。

“她睡得真香啊!”阿利娅不由得忌妒了。她睡不着。失眠的夜是难熬的。尤其是到了一个新的环境,一切陌生,这种感觉尤其强烈。人总是这样的,在新地方头一夜,由于兴奋或感伤都会失眠。她又一次强迫自己睡下。小房间的门窗关得死死的,伸手不见五指。她拉过被子蒙起头,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,好象真的人睡了。

就这样躺了很久,她终于明白,想睡着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。她头脑十分清醒,没有一丝睡意。过去的一切涌上心头,一幕一幕地在她面前重演。她无可奈何地掀开被子,沮丧地盘腿坐在床上,顺手推开窗户,眺望着远方。然而,映入眼帘的只有那被黑暗吞没了的小巷对面学校的教学楼、芒果树,以及庞大的菩提树的阴影。就在傍晚前,它们是那

样清晰，动人，美丽。那时，她坐在窗前，饶有兴味地注视着这一切。然而，现在它们都隐没在黑暗中，那片树林象黑洞洞的深山密林一样，劲风一吹，呼呼作响；这哪里是生气勃勃的人世，倒象儿时听到的神话故事中魔鬼出没的地方。

“这样下去，怎么得了呢？”阿利娅头痛得要命。她又关上了窗户，颓然倒在床上。她疲倦极了，一天旅途的折磨，加上阴郁的心情，夺去了她的全部精力，身子象散了架似的，她瘫坐在床上。

“哎——唷！”她轻轻地呻吟着，“怎么就睡不着呢？”是的，心乱如麻，她怎么能入睡呢？越是睡不着，记忆就越加清晰。人们常说，忘记过去吧，向后看会使人灰心丧气。应该奋发向前！然而，阿利娅除了对于过去的记忆，脑子里就空无所有了。她所经历的那逝去了的往事，深深地铭刻在她的心上，是永远也忘不掉的。刚刚来到这里的情景，更象一张琴的拨子，拨动了记忆这根弦，奏出了对往事回忆的最强音。

妈妈是不是睡着了？她无从知道，屋里静得出奇，只有巷子里传来了一个过路人的索索发抖的歌声：

情人啊，我白白为你玷污了名声。

长夜漫漫怎么能熬过去？阿利娅心烦意乱地想：爸爸呀！你在监狱里是怎样度过这漫长的夜呢？她坐在床上，把头深深埋在双膝间，两手抓着涨大了的头。这时远处传来了敲打十一点的钟声。

天上下起了牛毛细雨，阵阵轻风裹着雨点撞击窗户，象

是一个人轻轻地哼着歌曲。

“往后的日子怎么过？”她好象有点怕，不敢再想下去。房间里漆黑一团；她感到，这问题的答案就象她的卧室一般黑暗。她怕极了，连忙闭上了眼睛。她没有半点睡意，往事接连涌现在她的脑中，要伴随着她熬过这漫漫长夜……

那是一座荒凉的小县城。红砖盖的房子歪歪斜斜地排列着，象是有人随便堆砌的，而从没考虑到整齐是一种美的享受。这样小小的一块地方，却到处耸立着庙宇，金色的顶部挺立着，象是在向佛陀虔诚地祷告。庙宇里从早到晚响着钟声。善男信女们诵读经文的声音婉转悠扬，在家里也隐约可闻，徒然给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增添了一些圣洁的气氛。

且看这里的树吧！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两旁排列着高大浓密的芒果树、蒲葵和榕树。树荫底下，经常见到行人铺块薄纱巾，把包袱当枕头，在那里小睡，任凭尘土撒落到身上。正是初春天气，芒果树已经吐出了新芽，布谷鸟催促着人们播谷。就是在这种时候，阿利娅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。

阿利娅的父亲调到这里任职。阿利娅感到在这里生活是那样孤独和忧伤。就是在这个地方，阿利娅逐渐成熟，开始学会思考问题了。

当全家刚搬到这个新居的时候，大捆大捆的行李散乱地堆满了院子。爸爸的机关里派来了公务员帮着他们整理。虽然妈妈好象跟这个家，跟这些行李毫无关系，但她已不止一次地查看了这高大的拱形走廊、房间和浴室。达米娜姐姐低垂着双眼，忙着把那些小件行李往屋里搬运。妈妈不耐烦地半躺在安乐椅里。瑟福达表哥抱着瘦削的双肩在走廊里蹲着。

“瑟福达，你不会帮你舅舅干点活吗？”妈妈轻蔑地瞟了表哥一眼。

“算了，叫他歇着吧！发了几天烧，他太虚弱了，今天又赶了一天的路，也够累的。”爸爸轻声说。

“累，谁不累？他什么时候都累！”妈妈咕哝道，赌气站起来，亲自帮助丈夫整理行李。达米娜姐姐不安地看了表哥一眼，又低下头，她心里仿佛有点害怕。

这天，阿利娅感到家里的气氛有点异样。一张张拉长了的脸，使她更加沮丧了。她是多么怀念她的老家啊！

那里，政府官员们居住的黄色别墅一排排整齐地排列着。稍远处有一个芒果园，旁边是一个水塘，男孩子们和水牛一起在塘里洗澡。那里还有许多和她同龄的小朋友。他们每天都无忧无虑地尽情玩耍，实在没有什么可玩时，就用小石子儿乱砍塘里的牛。有时候，还钻进芒果园里偷生芒果吃。当 they 被逮住的时候，守园人不仅不责骂他们，反而捡起掉在地上的芒果分给他们。

“这些都是老爷们的孩子。”守园人说着，十分亲热地抚摸着孩子们的头。调皮的卡米拉和阿霞向他挤眉弄眼，嘲笑他那颗外露的大牙，但他却丝毫不气恼。

晚上，阿利娅执拗地要厨娘讲故事。故事很动听，说一个公主和一个王子两人睡在一张床上，中间放一把利剑。对这事她可担心啦，无论公主或王子，只要稍一翻身，就会碰到剑，割破身体。厨娘安慰她说，故事里的人是不会碰破的。可她仍不放心，长久以来为公主和王子担忧，甚至她睡时也不敢翻身了，唯恐宝剑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落到她的床上。

厨娘还讲了很多其他有趣的故事，其中有普吉大君和穷卖油郎的故事。最有意思的是木偶的故事，说木偶吃掉大君宫殿里所有的东西。当有人把它这种恶作剧报告给大君的时候，总是用甜蜜的声音唱道：

“木偶啊木偶，到了宫殿，连大君的马都吃光！”

“厨娘，那人唱着向大君报告说吃了他的马，大君不生气吗？”阿利娅天真地忽闪着两只大眼睛问道。

“孩子，大君的脾气一般都不太好，都是火暴的，向他们报告的时候要谨慎。不然，报告人的一家老小都会被处死刑。”平时阿利娅一感到有点害怕，厨娘就会把她紧紧地搂在自己汗津津的怀里。

阿利娅跟妈妈之间却不那么亲热，每当她玩腻了从外面跑回家来，就扑向妈妈；妈妈照例亲吻她一下，叫她再出去玩耍。爸爸跟她就更难得亲近了。一大清早他就到办公室去，傍晚回家就扎到会客室里。那里总是宾朋满座，他们高谈阔论，放声大笑。厨娘不停地为他们送水沏茶。

后来，阿利娅进了学校，她的视野更加宽阔，仿佛到了一个新的世界。她的小朋友们也都上学，同时又结识了不少新的朋友，他们之间的友谊一天天加深。每当放学回家，瑟福达表哥就把她叫到身边，询问她学校里的功课。表哥对她的每个答案都奚落一番，“哎呀呀，小笨蛋，原来你什么都没学会啊！”她觉得表哥非常讨厌，总是想尽快地摆脱他。

阿利娅升到五年级，开始玩“过家家”之类的游戏。这也是厨娘的主意。她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给洋娃娃搭了一个颇有气派的家。这里，洋娃娃们举行婚礼，还有隆重的迎亲队，洋娃娃们生儿育女。她向姐姐要来了许多碎布头、布

条，给它们做了各式各样的新衣服。在结婚和添孩子的喜庆日子里，厨娘给他们做蜜枣，有时还做甜米饭。这种场合下，卡米拉、阿霞、拉塔等等，大家都不顾种姓制度，不分贵贱，一起兴高采烈地吃着甜米饭。

然而，在这个新地方什么都没有。她走出门口四处张望，只见放羊娃懒洋洋地吆喝着羊群，三四个赤身露体的小孩子坐在那里玩着沙土。远处，隐隐约约显现出矮小的土房。阿利娅家的隔壁只有一座二层小楼，再有就是公务员那黄泥抹的家了。她久久地凝望着这二层小楼，希望里面走出一个能同她交朋友的小姑娘。但是，她失望了。她看到的不过是个穿着浆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色围裤^①的男人，他匆匆下楼走了，随后又传出了手风琴伴奏的女子的歌声。那女人重复着同一段歌词。阿利娅觉得它是那样枯燥乏味。

树上的小鸟欢快地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然而阿利娅心绪不宁，呆呆地坐在客厅的门口。她想痛哭一场，撕碎自己的衣服，尽快逃离这个鬼地方。

“孩子，到我家来玩吧。”公务员的妻子站在矮矮的土墙外面探出头来招呼她。

“哼！”阿利娅一扭头进院去了。

行李都已大致安置好了。院子里摆上了安乐椅，公务员沏好了茶。姐姐、瑟福达表哥、爸爸和妈妈都显得疲惫不堪，默默地坐着，谁都没有跟阿利娅答话。小院中间的凤仙花苗碧绿碧绿。阿利娅顺手拿起小罐给苗儿浇水。

“喝杯茶吧，阿利娅妹妹。”今天一整天，瑟福达表哥

^① 围裤是印度、巴基斯坦男子穿的一种下衣。又译作围腰布。

第一次同她这样亲切地开口说话。她走到他的身边，坐到他旁边一把椅子上。

“阿利娅，是不是有点担心，在这个新地方，连跟你玩的小朋友都没有？”表哥宠爱地抚摸着她的头说。她忍不住大哭起来。全家只有表哥一个人能够理解她的心情。她坐在椅子上，身体不由自主地倒在表哥的怀里。当妈妈严厉的目光落到她身上的时候，她竟无视妈妈的不满，闭上了眼睛，好象这样就可以自卫似的。妈妈以命令的口吻吩咐公务员说：“以后你就干外面的活儿，里面的事你干不了。马上替我找个女佣人；要注意，不要年轻的，年轻人什么都不会干！”

“太太，请放心，明天就可以照您的吩咐安排好的。”

夜幕已经降临。爸爸拿起他的细手杖到外面散步去了。妈妈瞥了瑟福达表哥一眼，嘴里却对阿利娅嚷道：“去吧，玩去吧！”一面拽起她来，嘴里还在咕哝着什么。没等她反应过来，已经被推搡到门口了。这时，那座两层小楼的二楼里飘出了缕缕炊烟。庙里传来了刺耳的钟声。

“哼，玩，跟谁玩？这鬼地方连个小朋友都没有！”阿利娅情绪低沉地说，“你只会呆在家里，要不就坐在家门口，一个劲儿地说‘玩去！玩去！’”她不满地嘟嘟囔囔。想到家里人个个都拉长着脸，她又忍不住哭起来。

“孩子，到我这儿来吃饼吧！”公务员的妻子又打墙上探出头来说。阿利娅匆匆擦了擦眼泪，把脸扭到一边。

“阿利娅！”姐姐低垂着明亮的大眼睛，不知什么时候来到她的身后。“到屋里去，天都黑了。唉，别不高兴，应该说，这地方挺不错。”姐姐叹了口气，向远处望了一眼，

搂着阿利娅的腰走进屋里。她们经过客厅旁边的一间小屋时，姐姐迟疑了一下，停住了脚步。这是瑟福达表哥的卧室，他正在油灯下低着头聚精会神地读着一本什么书。

床已经整齐地在院子里摆好了。姐姐的那张放在凤仙花旁边，阿利娅的床紧靠着姐姐的。她默默地躺到床上。月亮刚刚升起，天空显得那样洁净和明亮。然而，在这幽暗的小院里，姐姐的脸比天空更加清澈。就在这一天，阿利娅觉察到姐姐的脸上时时流露出一种心不在焉的神色。现在她默默地坐在床上，若有所思地掐着凤仙花的嫩叶，然后又撒落到地上。

走廊的拱形门洞里挂着的风灯闪着微光。公务员正在厨房里做饭。妈妈提着另一盏风灯走进屋里，不知在寻找什么。

“等你进了学校，就会交上很多很多小朋友的。”姐姐翻身转向阿利娅，抓住她的手轻轻地抚摸着。可是阿利娅太伤心了，姐姐的爱抚和安慰并没有丝毫减轻她闷闷不乐的心情。她抽回手，把脸扭过去，凝望着天上的飞鸟，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

“好妹妹，不吃饭就睡了？”阿利娅被惊醒，忙睁开眼，是瑟福达表哥正弯着腰轻轻地叫她。

“让她睡好了，为什么非要叫醒她？”妈妈狠狠地说，口气就象训斥公务员一样。表哥刚想离开，阿利娅却一下子抓住他的手，搂住他的腿。表哥胆怯地偷看妈妈一眼，然后坐下来，把她的头搂在怀里。

“表哥，讲个故事吧。你看，这个地方连厨娘都没有。”阿利娅有些伤感地哀求道。

“你想听什么样的故事？”表哥亲昵地问。

“还是讲那个公主，国王让人用轿子把她搬在荒郊。”阿利娅根本不理睬妈妈的不满，又央求瑟福达讲故事。姐姐郑重其事地从床上坐起来。

“我给你讲个别的好吗？讲一个穷小伙子爱上了一位公主。好，注意听着：从前有个小伙子，……”

姐姐左顾右盼，有点惊慌。

2

雨点用力地敲打着窗户，风也拚命地摔打着房门。契米在美梦中不知在胡说些什么。阿利娅用被子蒙着头。往事的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地闪现在她的面前。……

瑟福达表哥有一副讨人喜欢而又憨厚的面孔。阿利娅的妈妈对他的憨厚特别厌恶。爸爸却正是喜欢他这点，对表哥的每一件小事都挂在心上。姐姐达米娜跟表哥表面上连话都不说，可是她显然偷偷地在关心他。妈妈伤透了心。瑟福达表哥靠她丈夫的钱读完大学预科，却还不赶紧找份工作，而在大模大样地读一些杂七杂八的书。妈妈成天气鼓鼓地唠叨：“那些书能当饭吃？这个败家子，难道想把我也吃光才离开这个家不成！”

阿利娅头一次听说有个努奇玛姑姑。这是爸爸最小的妹妹，正在阿里格尔大学读书；她平日在大学里住宿，只在假期才到大哥家住。姑姑不愿看妈妈那副脸色。妈妈每当提到

姑姑，也总是无名火往上冒。好在姑姑总不在家。然而，瑟福达却每时每刻都在她的眼前，而且看来，一时想甩掉这个包袱是根本不可能的。

妈妈成天忧心忡忡。爸爸则别有天地。下班后，他只在家呆上个把小时。妈妈经常寻衅跟他吵嘴。这种时刻，爸爸就躲出去。家里常常宾朋满座，他们经常一连几小时热烈地讨论着什么。

有一次，阿利娅出于好奇，很想听听。然而，除了“独立”和甘地、阿扎特等人的名字以外，她什么都听不懂。她兴致索然，悻悻地从门边溜走。奇怪的是，瑟福达表哥对爸爸他们的谈话特别感兴趣，低着头一坐就是几个小时。阿利娅躲在门后，示意让他出来，表哥却象没有看到一样。这使阿利娅非常伤心，因为当时表哥是她唯一的知己啊！

瑟福达是跟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联系在一起的。然而，妈妈谈起这事总显得津津乐道。那天，阿利娅和达米娜围坐在妈妈身边时，她又挑起了瑟福达表哥的身世这个话题：

“瑟福达的爸爸是个穷种田的。他的爷爷、爸爸都是你爷爷的长工。他们除了干庄稼活，象佣人一样，还在家里干点零活。不知怎么，你奶奶却另眼看待这两个丧气鬼，他们可以随便进进出出内宅，家里的女人也不用戴面纱回避。你奶奶的火暴脾气是全村有名的。她瞧哪个佣人不顺眼，就会用鞭子抽，非扒下他一层皮不可。她那时多威风。无论走到哪儿，人们见到她，心就象是要跳出来。可是老太太对瑟福达的爷爷和爸爸拉起话时倒和和气气。唉，说起来你奶奶也够可怜的；在你爷爷面前俯首贴耳，从没敢正面跟你爷爷说过话。老爷子也确实给她吃了苦头。他娶了两房小老婆，生

下三个儿子。你爷爷给每个小老婆单独盖了所房子，不准他们到你奶奶家来。噢，三个孩子倒可以来，可你奶奶给他们名字前头都加上‘野杂种’的字眼儿。那年头讨小老婆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，你奶奶也就都忍了。她是明媒正娶、名正言顺的夫人，自然就是这个家庭的内当家的。家里大小事都由她管；就连两个小老婆的吃喝，都得当着她的面称好量好才送过去。

“孩子们的婚事都由你奶奶一手包办。你伯父、你爸爸和叔叔的婚事就是她做的主。老太太对儿媳妇也挺严厉，可从没折磨过我。也许因为我跟她一样，是大户人家的闺女，让人瞧着也畏惧几分。那时候你舅舅正在英国念书。你伯母和婢娘在你奶奶面前唯唯诺诺，大气儿不敢出。要是说你奶奶也有窝囊时候，她没能管住你们最小的叔叔。‘不合作运动’^①一开始，他就去了土耳其，从此音讯都没有。虽说她失去了她最宝贝的儿子，她硬是没有在人面前流过一滴泪，没有叹息过一声，显然她是怕有失她的尊严。可是命里注定，你苏利玛姑姑十四岁那年可给她脸上抹了黑。有一次，你奶奶亲眼看见她拉着瑟福达爸爸的手，嘴凑到他的耳朵上说了些悄悄话。这事可把老太太气炸了。她把你姑姑关到房间里，结结实实揍了一顿，把她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，我给她抹药的时候，她浑身都哆嗦。可依我看，这还是太轻了，活埋也不为过啊！

“第二天，你奶奶亲自把瑟福达的爸爸和爷爷撵出家

① “不合作运动”又称“赫拉法运动”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印度穆斯林为反对英国殖民政府，声援土耳其而倡导的政治性群众运动。这个运动不久与印度国大党发动的“不合作运动”合并，联合反对英国殖民政府。

门，还叫来两个鞋匠，吩咐他们当着大家的面用鞋底子打把他们赶出村。当天傍晚，剃头匠的老婆跑来说，瑟福达的爸爸和爷爷落得这种下场，不知犯了什么罪。你奶奶听完，狠狠地扫视了大家一眼，吓得个个直哆嗦。你苏利玛姑姑只好死了心。这事过后，她头不梳脸不洗，衣裳邋邋遢遢，象丢了魂似的。你奶奶对她看得很严，真是寸步不离。

“一天，我亲眼瞧见了苏利玛的一件怪事。正是冬天，她跑到房顶上晒太阳。离她不太远的房檐上，落着一只野鸽子咕咕叫着。苏利玛对着鸽子喃喃地说：‘鸽子啊，你为公主们传过信，你也可怜可怜我，替我送一次信吧！告诉他，苏利玛离开了他，简直活不下去。’

“鸽子懂什么，扑地飞走了。可是我把苏利玛的不知羞耻的话对你奶奶说了。她爱抚地摸着我的头说，这事千万不能让别的儿媳妇知道。不知怎的，这事到底还是没瞒住。天晓得，那是只鸽子还是妖魔。

“那天，碰巧你爷爷不在家。临走的时候，说晚上不回内宅，住在旅店。晚上睡觉前，你奶奶亲自把门锁好，钥匙放在她的枕边。第二天早晨当她睁开眼，发现钥匙和你苏利玛姑姑都不知去向了。你奶奶这一气非同小可，她坐在那里两眼直逼着每个人，好象在说，谁哪怕哼一声，她就把谁活埋，让狗把他撕碎。这天傍晚，你爷爷回来后，你奶奶把房门一关，老俩口嘀咕了好半天。只见你爷爷出来时，脸绯红，又气又恼的样子。”

说到这里，妈妈幸灾乐祸地说：“哼，苏利玛要是我的孩子，我会拿药早早把她药死！”

“就在那几天，”妈妈继续她的话题，“不知你爷爷搞